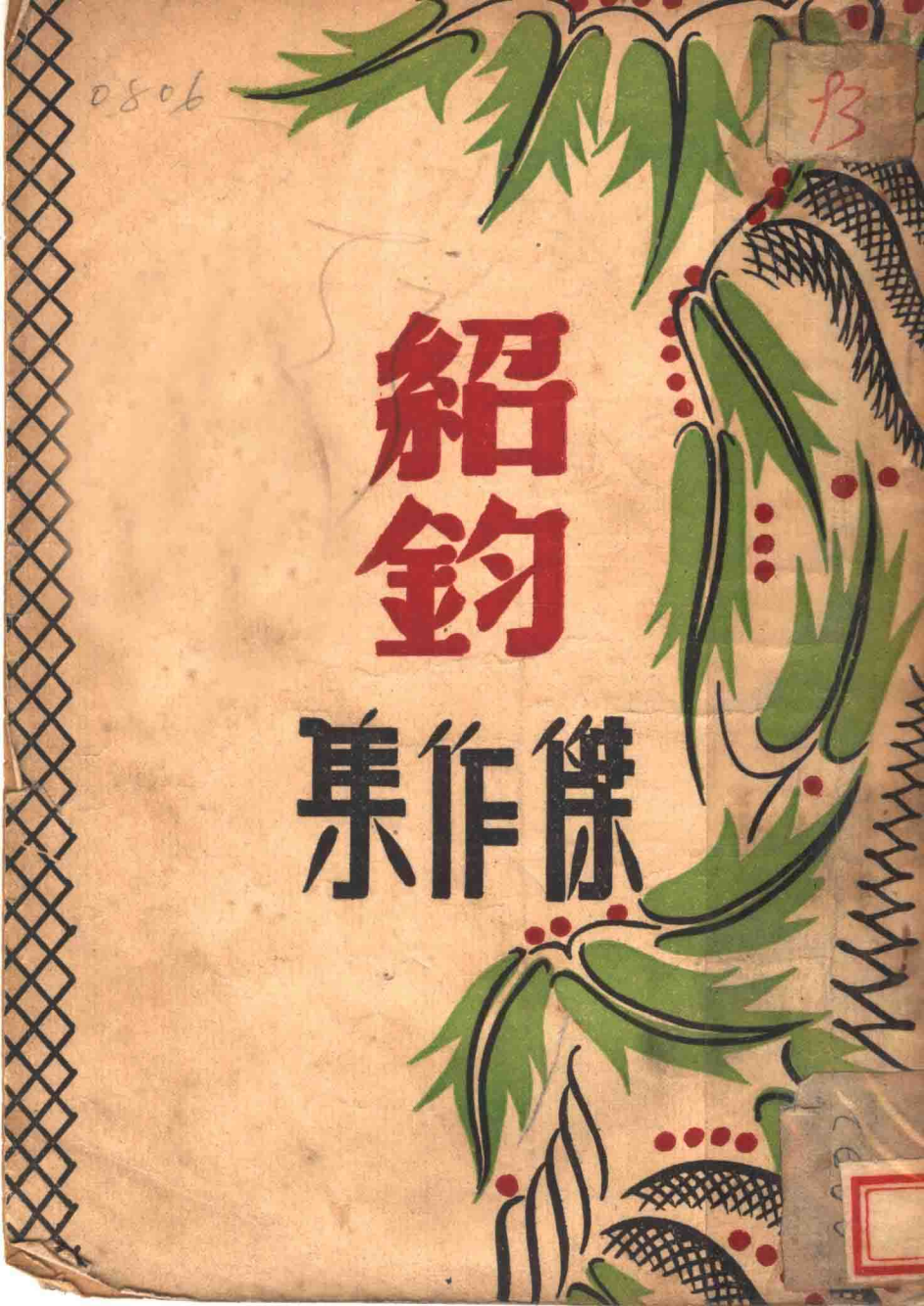


0806

13

紹鈞

集作傑



紹鈞傑作集

潘先生在難中

一

車站裏擠滿了人，各有各的心事，都現出異樣的神色。脚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，睡着一般地站着；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，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。空氣沉悶得很，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，大概快要下雨了。電燈亮了一歇了，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，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。

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。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，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，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。像這種報告，在這一個禮拜裏，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；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，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。

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，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爲擾擾的境界。來客的安心，候客者的快意，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，我們且都不提。單講二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。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，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：他領頭，右手提著個黑漆皮包，左手牽著個七歲的孩子；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，（今年九歲；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，潘師母。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，這麼牽着，首尾一氣，猶如一條蛇，什麼地方都好鑽了。他又屢次叮囑，教大家握得緊緊，切勿放手；尙恐大家萬一忘了，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，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。

首尾一氣誠然不錯，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。火車將停時，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，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。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，胸腹部用力向前抵，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。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，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，一動不能動；兩臂一前一後，伸得很長，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，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。他急得直喊，「阿！我的臂膊！我的臂膊！」

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，方才知道腰下擠著個孩子；留心一看，見他們四個人一

串。手聯手牽着。一個客人呵斥道，「趕快放手，要不然，把孩子拉做兩半了！」

「怎麼弄的，孩子不抱在手裏！」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，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攬得向前進行的機會。

「不，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，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；再轉一念，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，向他們辯白，也不過徒勞唇舌，不如省些精神罷！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。而七歲的孩子還是「臂膊！臂膊！」喊着，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，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。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，「你們看着我！你們看着我！」

車輪一頓，在軌道上立定了；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。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，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，只得向前推移；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，也不得自由，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，「你們跟着我！你們跟着我！」

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。旋轉身子看，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。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，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。又下來了百多人，方才看見腳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上半身，承着電燈光，面目作哭泣的形相。他走前去，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，才

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。再等了一歇，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；她吁吁地呼着氣，連喊「阿唷，阿唷」，淒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，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。

潘先生到底鎮定，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，重又發命令道，「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。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，收票處又擠得厲害，不是聯着，就要走散了！」

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，攔住他的膝頭說，「爸爸，抱。」

「沒用的東西！」潘先生頗有點憤怒，但隨即耐住；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。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，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，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。

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，好容易下了車，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，不禁發怨道，「早知道這樣子，寧可死在家裏，再也不要逃難的了！」

「悔什麼！」潘先生一半發氣，一半又覺得憐惜。「到了這裏，懊悔也是沒用。並且，性命到底安全了。走罷，當心脚下。」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。

一陣的擁擠，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，出了收票處的隘口。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，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，只有順着大眾的勢，腳不點地地走。一會兒，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；

跨過了電車軌道，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。慌忙地回轉身來，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，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。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，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；心頭悵惘到不可說，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。轉了幾回，一絲影蹤也沒有。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，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，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。

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，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，便認識了，舉起手來指點道，「媽媽，那邊。」

潘先生一喜；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，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，然後望去。搜尋了一歇，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，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：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。他便向前迎上去，連喊着「阿大，」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。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，舒暢地吐一口氣，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，「現在好了！」的確好了，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，就有人保着險，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；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，又幸福得很，一尋即着：豈不是四條性命，一個皮包，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？豈不是

「現在好了？」

「黃包車！」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。

車夫們聽見了，一齊拉着車圍攏來，問他到什麼地方。

他昂起一點頭，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，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，「只消兩輛！兩輛！」他想了想，續說，「十個銅子，四馬路，去的就去！」這分明表示他是個「老上海。」

辯論了好一會，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。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，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。

車夫剛欲拔脚前奔，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，只得縮住了。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，不由得回過臉來，貼着父親的胸際。

潘先生領悟了，連忙解釋道，「不要害怕，那就是印度巡捕，你看他的紅包頭。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，所以要逃到這里來；他背着鎗保護我們。他的鬍子很好玩的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。」

孩子總覺得怕，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。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，才從側邊斜睨

過去，只見很亮的很亮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；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，都點得亮亮；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。

到了四馬路，一連問了八九家族館，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；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，因為客堂裏都搭起床鋪，可知確實是住滿了。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，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，「找房間麼？」

「是找房間，這裏還有麼？」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，彷彿到了家的樣子。

「有是有一間，客人剛剛搬走，他自己租了房子了。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，說不定就沒有了。」

「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。」他放了小的孩子，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，說，「我們總算運氣好，居然有房間住了！」隨即付車錢，慷慨地照原議價加上一個銅子；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，以後好的運氣會繼續而來的。但是車夫偏不知足，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，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。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，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。

這房間就在樓下，有一個床，一盞電燈，一桌，兩椅，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。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，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，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。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，「討厭的氣味！」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聽音，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。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，究比喫鎗子睡露天好多了；也就覺得沒有什麼，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。

「用晚飯吧？」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。

「我要喫火腿湯淘飯，」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。

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，凜然說，「火腿湯淘飯！是逃難呢，有得喫就好了，還要這樣那樣點戲！」

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，央着潘先生說，「今天到上海了，你可給我喫大菜。」

•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，她回頭呵斥道，「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，只配什麼也沒得喫，活活地餓……」

潘先生有點兒窘，却作沒事的樣子說，「小孩子懂得什麼。」便分付茶房道，「我們在

路上喫了東西了，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。」

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，剛出房門，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，「帶一斤紹興，一毛錢熏魚來。」

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，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，「這一刻該得樂一樂，喝一杯了。你想，從兵禍凶險的地方，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，第一件可樂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，找了半天找不見，真把我急得要死了；倒是阿二乖覺，（他說着，把阿二拖在身邊，一手輕輕地拍着，）他一眼便看見了你，於是我迎上來：這是第二件可樂。樂哉樂哉，陶陶酌一杯。」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，迷迷地笑着。

潘師母不響，她正想着家裏呢。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裹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，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。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；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曾不曾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，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；又不知王媽睡覺時，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。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，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，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：；真同通了電一般，一刻之間，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，覺得異樣地不舒服；便嘆口氣道，「不知

弄到怎樣呢！」

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，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。

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，潘先生站起來說，「果真下雨了，幸虧在這一剎下，」就把窗關上。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，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，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着。

「不折不扣，兩塊！」他驚訝地喊。回轉頭時，眼珠瞪視着潘師母，一段舌願從嘴裏伸了出來。

二

明天早上，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，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，幾間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。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里談話了；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，也醒了一歇了，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，所以還躺在床上，彼此呵癢爲戲。

「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，」潘師母焦心他說。「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。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，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！」

「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。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。」地方上又沒有戰事，學自然照常要開的，「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。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，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，又那里會靠不住？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。」

「你要曉得，回去危險呢！」潘師母悽然地說。「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，你就回去開學，有什麼學生來念書？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，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為什麼不開學時，你也有話回答。你只要問他，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？他也是一條性命，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。」

「你懂得什麼！」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見。「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，伏在牀角裏，由你這種女人去說：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！你切不要攔阻我，（這時候他已轉為撫慰的聲調，）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；但是決沒有一點危險，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。而且，（他自喜心思的靈捷，微微笑着，）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？我回去了，就可以自己照看，

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。等到時局平定了，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。」

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。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；但是風聲這樣地緊，一去之後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，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！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，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，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。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，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，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。於是勉強忍住，聊作自慰的請求道，「那麼你去看看情形，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，如還來得及，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，不然，趁了明天的早車來。你要知道，（她到底忍不住，一滴眼淚落在手背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，）我不放心呢！」

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，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，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。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里！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，決計一走，未免太沒有恩義。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，一無依傍，寄住在外邊，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？他這樣想時，不禁深深地發恨：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，預備作戰，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，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，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。

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，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，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。便把惱恨閣在一旁，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，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，「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，依你的話，就趁了下午的車來。」

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，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，「我也要回去。」

「我同爸爸媽媽回去，賸下你獨個住在這裏，」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。

小的聽着，便迫緊喉嚨喊作嘵哭的腔調，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，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。

「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裏，」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。「再不許胡鬧了，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。」說罷，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，逕出僱車，趕往車站。

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里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，潘先生想，「火車如果不開，倒死了我的心，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。」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，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，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。欲決此疑，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。

他的運氣誠然不壞，趕到車站一看，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；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，這一刻還沒有到呢。買票處絕不擁擠，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。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，一半是候客的，一半是爲看看來的，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，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，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。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。各色各樣，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面。

他心中似乎很安慰，又似乎有點悵悵，頓了一頓，終於前去買了張三等票，就走入車箱裏坐着。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，溫溫地不嫌燠熱；坐位很寬舒，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。他想，「這是難得逢到的。倘若心裏沒有事，真是超愉快的旅行呢。」

這晴車一路耽閣，聽候軍人的命令，等待兵車的通過。直到抵達讓里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。潘先生下了車，急忙趕到家，看見大門緊緊關着，心便一定，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。

扣了十幾下，王媽方才把門開了。一見潘先生，出驚地說，「怎麼，先生回來了！不用逃難了麼？」

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；奔進裏面四週一看，便開了房門的鎖，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。沒有變更，一點沒有變更，什麼都同昨天一樣。於是他吊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。還有一半心沒放下，便又鎖上房門，回身出門；吩咐王媽道，「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。」

王媽摸不清頭緒，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。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，恐怕她也要跟了去，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。「不然，怎麼先生又回來了？奶奶同兩個孩子不同來，又躲在哪個地方呢？但是，他們爲什麼不讓我跟了去？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。——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，那些兵都講通的，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。——其實就是老實告訴，要我跟了去，我也不高興呢。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；如果打仗打到這里來，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。」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，穿了這鞋子上西方，閻王一定另眼相看；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，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里的問題。

潘先生出門，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，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。那人回答道，「怎麼沒有？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，不顧職務，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；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。」潘先生聽了，彷彿覺得一凜；但又讚賞自己的有

主意，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。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，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。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，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，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，現在暑假期間，我按照常開學。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，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，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里上課：這種非常的精神，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。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，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：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，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。

他起完這草，往復看了三遍，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，局長看見了，至少也得說一聲「先得我心。」便得意地謄上蠟紙，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，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。公事算是完畢了，開始想到私事：既要開學，上海是去不成了，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！但也沒有辦法，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，安心住着。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。

明天，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，鐵路真個不通了！他心頭突然一沈，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，飄得很遠，幾至於渺茫。沒精打采地踱到學校裏，校役回報昨